

定興縣志卷二十二

文錄目次

序跋

贈序

書啓

靜華君張氏墨竹詩序

容城

劉因

企華亭詩集序

鹿善繼

孫魯章詩序

鹿善繼

德紀題跋

吳郡

姚希孟

清園草序

鹿化麟

易學指掌序

鹿化麟

五忠手蹟跋

容城

孫奇逢

又

金壇

蔣超

讀忠愍忠節徵君三先生真蹟跋後

容城

李龍光

又

新安

魏一鰲

鹿伯順年譜序

孫奇逢

敬一錄序

杜越

嚶鳴譜序

以上序跋

杜越

送王中詔令君之南儀部序

鹿善繼

贈張子于度序

鹿善繼

壽少師愷陽孫先生七十序

鹿善繼

贈賈正卿序

鹿化麟

賀許太始舉子序

鹿化麟

壽王對峯先生八十序

鹿化麟

徵君鍾元孫先生八十序

杜越

張蘇伯邑侯膺薦序

杜越

楊婦貞烈序

祁州

刁包

敬常耿先生五十初度敘

長洲

韓莢

送固原齊都督之楚序

以上贈序

王太岳

與陽休之書

祖鴻勳

答傅丹水書

鹿善繼

與張見立書

鹿善繼

與方仁植書

鹿善繼

答方仁植書

鹿善繼

與王翌聖書

鹿善繼

答友人問邊事書

鹿善繼

與茅止生求敘先訓

杜越

再復喬文明

杜越

答崔夏章

杜越

答羅泰初書

王太岳

答梁野石書

王太岳

上楊相公書

王太岳

答顧密齋書

王太岳

答胡靜菴書

王太岳

答方柳峯書

以上書啓

王太岳

定興縣志卷二十二

文錄

靜華君張氏墨竹詩序

劉因

古之男女各有學其所學亦各有次第而莫不以德行爲本如男子之所謂六藝女子之所謂婦工雖皆其所當能而必用之者亦各居其末焉然其所謂藝與工者乃內外之職男女之工各有常分者也蓋不惟不敢相越而知之亦有不暇者焉是以詩書六藝之文婦學不得而與之詩書六藝之文且不得而與之而况後世之所謂書札繪畫雖男子亦有所不暇者而婦人又安得而與之哉使其天

資之美有不待學而能之者亦但當自寓而已至於藉是以求知而傳永久則爲外事明矣又暇屑屑於是耶靜華君張氏蔡武康之女嫁爲喬氏妻而金源名士王脩然元裕之皆其外氏之親表故其家學遺澤蔚有風範而君之貞靜端潔其氣類之合又有與竹同一天者故素善墨竹而元郝諸公見之因爲詩歌以比其德君皆不與知也而喬氏集成一卷請予序之將併刻之石焉昔歐陽永叔作五代史敘王凝妻於雜傳之中朱文公刪定楚辭錄胡笳於反騷之後蓋不無望於後世之爲士者矣予因歌黃魯直詠姨母李夫人墨竹人間俗氣一點無健婦果勝大丈

夫之句乃慨然爲書之讀者亦當知予之書君者不在此而在彼併敘男女之學古今之變庶其又有知所趨向者焉至元辛巳二月旣望序

靜修文集

企華亭詩集序

鹿善繼

余不知詩聞說詩者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自分迂腐少此兩別生平沾沾依傍者理與學耳旣於詩無關則詩之緣余似獨慳遂不敢學詩并不欲讀詩旣而獲韞若詩一一卒業因轉不欲爲欲并轉不敢爲敢蓋論詩者動引禪曰禪要一味妙悟詩也要一味妙悟別才別趣義從此豎余初不解禪何能參悟只據孔聖家法

有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說在曾不問小子之才別否趣別否而概勉以學夫詩興觀羣怨是何干涉事父事君是何著落所關是理非理是學非學當自思之且較宗論派詩非一家而莫不各以三百篇爲鼻祖詩三百不一言以蔽乎何今之繁蹟深渺河漢無極也五倫爲天下大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亦稱經爲其大經之籍也詩以道性情而性情政大經之所根以爲用興觀羣怨性情備矣歸之事父事君則詩之本義可知而韞若之詩可讀也然事父事君常道也而必曰興復曰觀更曰羣且曰怨者忠孝之道固常臣子之遭際多變變之乘人震撼擊撞反覆奇幻時

出情理之外歷變而欲不失其常非感動激發如箭在弦
上不能自己則強作之氣易竭非考古驗今會金鍼於繡
譜則不學未免無術非寓規於隨就因爲易如不避污泥
之月魄則作用不圓非憂憤迫切如見其兄之射人者涕
泣以道則精神不透天下何子不爲事父何臣不爲事君
而必先以興觀羣怨則詩之實用可知而韞若之詩可學
也惟韞若處君臣父子之間當天下國家之故靡室靡家
兄倡弟和與同心之友周旋於利害生死之際其苦極忘
苦痛定思痛真情實境誠得興觀羣怨之深而以觀臣子
生來之面目者託寄感懷隨題成韻卽其取料擬格未嘗

不規模於往匠而語經韞若手精神頓別乃知同此鳥獸
同此草木騷人點綴祇成套語一旦而得忠臣孝子調爲
宮商生氣盎然忠孝一念固聲韻之元與而必於理外覓
別趣學外覓別才者其所謂理與學非其至也韞若之才
之趣蚤已擅名而其自狀曰情事準於厚而摛文必雅風
景籠於趣而歸結欲眞夫雅者淫之砭也眞者贗之鍼也
晚近詞人風逸尖冷婉逗微含率不離淫不清言清不高
言高不愁言愁不病言病無之非贗淫不受砭贗不受鍼
人之性情久矣不爲綱常用而砭淫鍼贗又非才迂趣腐
者所能操其權余喜借韞若之才之趣恢復三百篇之宗

統歸諸忠孝不令浮華之士以淫亂雅以似纂真詩亡而人心隨以死也於詩安得不欲讀又何不敢學之有

三歸草

孫魯章詩序

鹿善繼

夫詩第沿其末流較派論宗爭位置於毫芒狎主代興迄無定說然推原本始不曰道性情乎果以詩爲不可知必有無性情之人然後可獨所謂性情者動於有感出以無心情景如冷煖之自知宮商如四體之默喻則其爲人卽詩而在如人之外另自有詩步青蓮者多不情之笑傲模少陵者概無病之呻吟雖工亦奚以爲執此觀魯章之詩則魯章之性情也彼其負劒來視相國於師中併以酬生

而懸弧之志余每進見飲食笑語批答顧問未嘗不在側
邊庭孺慕令人心動此已是三百篇之所託始且周迴結
攬窮邊寒塞戍卒十萬枕戈雲壘孰非深閨之夢閒亭小
草夜月遠簫孰非空谷之音而烽傳警枕捷奏鈴閣尤龍
劍所爲自鳴而展齒所爲自折者魯章值此烏能自閤其
性情而不爲詩又烏能自外其性情而另爲詩性情字義
皆從心生生則惡可已也通萬竅翌三綱總此惡可已之
生機生機息則一膜外總無真可關心之處卽君父急難
且爲掉臂則其人之詩亡也孟氏不云乎詩亡然後春秋
作魯章治春秋固治其所以存詩者天下無離名分之性

情不患人於名分不切患於性情不真耳國事至今日賴
相國一人以真性情用事爲天子當關而是父是子主盟
風雅則相國當關之事卽相國之詩魯章游關之詩卽魯
章之事也雖以號於天下曰舍榆關內外無真詩料舍高
陽父子無真詩人亦何不可

文集

德紀題跋

姚希孟

嘉善魏子敬以其尊人忠節公孔時被逮匍匐赴橐籥時
都門邏卒如蝟暫主於定興鹿伯順家伯順之尊人出而
見之相與悲歌慷慨宛然易水風調下榻盤桓者數昔後
忠節擄死詔獄子敬扶喪歸朝夕哀號擗踊長至饋奠搏

類一慟嘔血數升而死其死也類於吳坦之之哭母其以
父難哭死又同於華亭楊忠恪之子故舉世稱爲魏孝子
云余與忠節雅相善然生平不識孝子當己丑長至前數
日在吾邑周忠介景文齋頭見孝子答忠介書楮墨間皆
淚痕淹漬亡何而孝子歿矣孝子才高自舉業外發爲詩
文如彩虹互天光華煜燿此詩贈鹿太公百韻敘述家世
父子祖孫田園耕讀之樂並其拯危排難翼雛抱卵視朱
家魯褒爲等閑事古道照人鬚眉如畫至於才情渾森藻
采紛郁懸河貫珠汨汨綵綵筆墨之外觀其才魄器局當
大有所就何不數月遂從忠節於地下雖然臣死忠子死